

湧
幢
小

明朱國禎著

品

第十一冊

進步書
局校印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八目錄

蔣山佛會記四則

傳衣

袈裟

五銖衣

三教五則

小佛像

大士湧出

佛牙

布袋

遺蛻

長耳和尚

願得地

捨宅之始

兩京諸寺

女中天子

石佛

寺門風水

戒壇興廢

翔鶴

造塔

水墨羅漢

羣飛蘸油

百尺彌勒

馬房燈光

誌公塼塔

刮金

羅漢化米

麻衣書字

獅巖

龍湫

體玄僧帽

僧姓

住持

募緣問子

水火二相

殿左施帳

入棺趺坐

我非真我

佛奴母脇

金氏青蓮

胡御史僧異

癡和尚

拳棒僧二則

達觀始末

三則

梟禿像

僧假王子

商丐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八

明 湖上朱國禎輯

蔣山佛會記

宋潛溪集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於大康。文武恬嬉。雨風時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與天為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蟻。充塞下上。弔奠靡至。茫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雄氏之教為然。乃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於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上宿齋室。却葷肉。弗御者一月。復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胡惟庸。移書於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脫臨奉天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啓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於爐。復再拜。躬眎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真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

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上再拜迎。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上跪進熏蕕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冰桃。暨名薺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者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上還大次。羣臣退。諸浮屠旋遶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攀駐之意。初斷山石地。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溥博西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參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毘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軌範師咒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上再拜。羣臣同。樂七奏妙濟曲。上拜送者。再。羣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上至望燎位。燎已。上還大次。解嚴。羣臣趨出。濂聞前事二日。淒風戒寒。飛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鑾輅一至。雲開日明。

祥光冲融。布滿寰宇。天顏懌如。厯陞而升。嚴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來饗。焄蒿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也。肆惟皇上。自臨御以來。即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屬邑厲。鄉屬類。皆有祭。其興哀於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為賢。澤及朽骨。而況於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生道者。則我皇上好生之仁。廣衍無際。將不間於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歟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蔡秉夷。臧哲。職專禱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揚聖德。於罔極。同請濂為之文。濂以老病。固辭弗獲。既為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以詩曰。皇鑒九有。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侵盪摩。白日為薄。孰靈匪人。流血汜若。積屍橫縱。委溝溢壑。其霜月淒苦。涼颼酸嘶。茫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鍊為心。寧免涕洟。其惟我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

念幽潛宵不遑寐。爰啓靈場。豁彼蒙翳。嘒皇輿載臨。稽首大雄。遙瞻猊座。如覲眸容。香凝霧黑。燈類星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鍾。琪鬼宿渡河。夜漏將半。颺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潔清。鮮衣華粲。滌塵垢身。還清淨觀。其廼陟秘殿。廼覲慈皇。聞法去蓋。受戒思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其法筵設食。厥名為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其鴻恩既廣。氛氲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大庭擊壤。康衢列謠。其惟佛道弘。誓拔羣滯。惟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垂來裔。其

欽錄集云。洪武五年壬子春。即蔣山寺建廣薦法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校藏經。命宗泐撰獻佛樂章。既成進呈。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禪悅。曰徧應。曰鈔濟。曰善成。凡八章。勅太常諧協歌舞之節用之。著為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欽奉聖旨。御製廣薦佛會榜文。命都省出榜。曉諭天下官民士庶人等。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既從祠部羣賢之請。為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菴禪師寄至鍾山。

稿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歲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菴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制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為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又云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嚮為儀曹諸君所請而作。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往往盛傳。徒增愧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嗚呼。佛法之流通。靈山付囑。恆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知王化與真乘同為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常新。猗歟休哉。

又

余既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聖皇崇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悚仄。而雪山成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人好學之切。不欲固辭之。雖然。余文固非佳。然昭代制作之盛。足以為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於其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傳衣

郭青螺集

萬曆乙酉。予入韶州。間道棹小艇入曹溪。六祖像精彩莊嚴。寺僧因出傳衣寶鉢革履。衣似今羊絨褐衣。而間以金縷傳燈錄。謂西域屈眼布。緝木綿花心織成。理或然也。鉢本瓷器。為廣東提學魏莊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墜諸地。僧以漆膠。仍似鉢形。而寶色無光。革履云是六祖遺履。比今履差長耳。衣是釋迦佛所遺者。有言是達磨所遺。有言是武則天所賜。未有定說。高僧等傳釋迦佛有衣。名金縷僧伽梨。衣。釋迦知化期將近。命摩訶迦葉。迦葉敬奉佛勅。後持入雞足山。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佛僧迦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致壞。於是寂然入定。則釋迦衣未傳也。又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傳。法婆舍斯多。并授僧伽梨衣。後斯多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得勝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

祖曰。吾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以顯師承。王索其衣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乃大信。即請其衣。祕於王宮。則師子衣未傳也。今曹溪傳衣。寔出達磨。考達磨傳。菩提達磨傳法慧可。命之曰。我傳汝法。并授汝僧伽梨寶鉢。以為法信。惟恐後世以汝於我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為驗。以定其宗趣。吾沒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弘忍曰。受衣之人。命如懸絲。此後傳法。毋傳衣鉢。慧能稟教。竟止不傳。及坐化後。肅宗慕其道。詔取衣鉢。就內瞻禮。肅宗崩。代宗即位。永泰元年。夢尊者請還衣鉢。天子敬其法。七日即詔使臣持還曹溪。曹溪傳衣之始末如此。達磨長逝於魏。莊帝廢立之際。寔梁大通二年。自梁至今。約千餘年。而衣貯曹溪。完備如故。夫金石之刻。其質本堅。如周石鼓。秦太山碑。晉鐵柱之類。是也。而金縷甚脆。草木之生。托根於地。如孔之檜。子貢之楷。老之柏。漢之松。是也。而金縷無根。然歷千年不壞。是豈無尸之者耶。嗟乎。庾嶺之爭。惠明不能舉。肅宗之取唐宮。不能留寶鉢之碎。魏公不能并碎其衣。故今宇內千年之物。獨此衣存。

執林伐山云。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疊淨。香帔稻畦成。袈裟內典作罽毼。蓋西域以毛為之。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然未及袈裟之原也。陳養吾象教皮編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作毼毼一名無垢衣。一名忍辱鎧。一名銷瘦衣。一名離塵服。一名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帔。一名逍遙服。一名無塵衣。一名去穢衣。一名離染服。乃知袈裟之原。始於迦羅沙曳。至葛洪始加衣字也。

五銖衣

執林伐山又云。博異志。天女衣六銖。又曰五銖。北里志。玉肌無軫五銖輕。若以為天女玉肌之衣。不知諸天人皆衣五銖六銖。不獨天女。且有三銖一銖半銖者。不獨五六。阿舍經云。忉利天衣重六銖。炎摩天衣重三銖。兜率陀天衣重一銖半。化樂天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銖。又云。天衣飛行自在。天衣衣如非衣。光色具足。不可名也。韻註十黍為釐。十釐為銖。八銖為鎰。二十四銖為兩。五銖六銖尚未及半兩。微乎輕矣。

二教

魏道武除沙門。法令至嚴酷矣。乃其太子晃不謂然。密密弛緩。故道武沒後。其法愈盛。崇奉愈益隆。辟如燒山一番。山之草木更茂。三教之並行久矣。其能除乎。又可以口語闢乎。

宋晁文公以道欲將儒釋道合一著書曰法藏碎金。凡數萬言。不出此義。繼作道院集三卷。過八十。又為老志餘書。湛師以為覓正法眼可恨。然則三教合一之說。今人不過拾其唾餘耳。乃詫以為異。何耶。

三教互相攻擊。此低秀才潑和尚癡道士識見。儒者能容之用之。暗禁末流。方見廣大。

自浮屠黃冠而改儒為仕宦者不少。惟唐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少警悟。工為詩。李太白異之。授以樂府。去為道士。不終。更為僧。已而復冠。仕至太常卿。蓋涉厯三教。然於義俱不甚解也。而儉躁最為時所薄。

天下之變幻。莫甚於釋。次則道術。而儒家獨稀。抑儒者之說平實。原不露奇為勝。而業為儒者。恥以奇自見。以此差足勝二氏乎。然二氏不可廢。以奇濟平。則平乃盡變。益見為奇。故儒猶青天白日也。二氏則日之珥月之華。以及雲雨露雷。總之皆天也。

離而廢之。不成為天。合而混之。麗天者。又幾無辨矣。

小佛像

建平均亭里中。唐時虎銜一小佛像。置於時山之巔。有朱道人建菴以奉之。至今靈驗。

大士湧出

至正元年閏五月一日。華亭縣修竹鄉四十三保朱謝里民家。竹林中忽見大士一身。從地湧出。質類芝菌。形如雕琢。光彩照人。數百里中。一時傾動。即其地立大悲閣。佛牙。

萬曆辛卯。浙僧真淳。得佛牙於天台中。獻於管口。口時陸五臺為南尚書。管以轉屬。陸大喜。雕紫檀口浮屠籠。以金絲文龕。送入天界寺。

布袋

布袋和尚。唐僧。閩人。或問年幾何。曰。此袋與虛空齊年。化後復見於東陽。

遺蛻

無量壽佛遺蛻。在廣西全州。張口眼。露二齒。昇入城西。汗出如注。以巾拭之。皆濕。後

燬於火。僧捨遺燼和泥像之。舁入城。汗出如舊。又全州臨江一峭壁。凡數十級。半壁有一木樞。歲久不腐。人稱兵書匣。嘉靖中。遣南昌姜御史徵訪異書入金。張雲梯募健卒採取。乃一棺中。函頭顱甚巨。二鋸牙垂口外。如虎豹然。持其骨下。卒暴死。姜仍以原所瘞之。

長耳和尚

定光佛。初為和尚。號法真。耳長九寸。上過于頂。下可結頤。吳越王賓禮之。居定光院。既寂。漆遺蛻。目翕口微張。以院為寺。正殿居中。龕蛻居左。覆以樓殿。屢燬。不及樓。願得地。

地藏菩薩。姓金名喬覺。新羅國人在池州東巖修習。久土人閔欲齋之地。藏謝不願。得一袈裟地。閔許之。明日以袈裟冒之。凡四十里。閔即付之。舉家悉成正覺去。

捨宅之始

捨宅為寺。自吳呂蒙始。今建安之開元禪寺是也。或云其子孫為之。

兩京諸寺

慈壽寺。在阜城門外八里。太監谷大用故地也。聖母宣文皇太后所建。始於萬曆。

四年至六年秋成。殿宇壯麗。僧房羅列。一塔聳出雲漢。四壁金剛。攫拏如生。可畏。至今想之。隱隱眉睫間。如西天龍華境界。

京城西香山碧雲寺。瑰壯靡麗。正德中。于經大璫所造。經為御馬監太監。以便給得幸。上請贈父泰為錦衣衛都指揮使。母王氏夫人。復導上於通州張家灣等。權

商賈車舟之稅。極為苛悉。歲入銀八萬之外。即以自飽。斥其餘羨為寺。于香山而立冢域於後。所費金以萬萬計。上亦親幸焉。故為之。賜額及勅。而經後隨上

南幸。其寵亞於諸貴會。上得疾久。多所恚惡。一日忽厭經而逐之。盡革其官。與所

賜蟒玉。使辮髮從小璫。受翰林師教誨。嘉靖初。下獄。庾死。籍其家。而寺與墓獨存。

南京三大寺。為鍾山靈谷寺。鳳山天界寺。聚寶山報恩寺。五次大寺。攝山棲霞寺。天竺山能仁寺。牛首山弘覺寺。雞鳴山雞鳴寺。盧龍山靜海寺。并中刹小刹。共一百六十。最小者不與。視六朝四百八十。蓋有間矣。

報恩寺有琉璃塔。及殿屋皆莊嚴雄偉。蓋悉成祖宣廟財力成此。嘉靖四十二年

二月雷震。一夕俱燼。僧房無恙。今皆化為酒肉場矣。塔燒琉璃磚為之。不可焚。今尚

完好。惟踏級剝不可步。為級者九。登五六級。南中厯厯可指。鐵頂左欹。僧雪浪修之。

乃復蓋雪浪予及見之偉長而美有才氣橫行南中郭明龍為南大司成指名逐捕遁去不知所終蓋妖淫之尤也

報恩寺永樂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起工至宣德三年方完蓋十六年矣塔九層通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

瓦官寺在秣陵城西南隅起自晉長興年陸地生蓮花兩莖有司穴地視之則一僧儼然在瓦棺中其花發於舌根芳馨異常朝廷聞而神之賜建慧方寺民間仍以瓦棺稱之他志所謂銅官鹽官之類非也南唐改為昇元寺後燬于火國朝歸魏國為菜園數見神光有比丘覺恒自伏牛來禮魏國復之掘片石刻畫巨閣形製中坐釋迦次及三大士旁列天王筆法精良寺遂復振

葛屺瞻寅亮為南祠部所領近畿諸刹有賜田者稽籍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在有司往復甚苦既有緒興補墮廢約束僧寮秩然可觀亡何為狂生所辱同鄉人督學者又助之投劾歸其素以職事或請囑相左者適在事盡翻所為今已蕩然矣

女中天子

宋章獻明肅皇后。本成都之華陽人家。以播穀為業。隨父龔美遊汴。過荆門。至玉泉寺。慕容禪師夜夢金剛報云。明日女中天子過此。因厚遇之。贈以金。時真宗尚為壽王。居潛邸。知客張耆引后見王。王悅。遂納之。無何。壽王即位。自貴妃冊為后。天禧末。慕容已往長蘆。后白于帝。召之不至。惟曰。玉泉無僧堂。長蘆無山門。詔建二寺。門堂遣中使齎白金三千兩。安寺市田。兼賜龍眉龍角鎮山。勅建皇后行宮焉。

石佛

嘉定州凌雲峩眉二山。並甲天下。今人只說峩眉。不知凌雲。豈世間兩大不能並耶。凌雲石佛。高三十六丈。唐開元二年。僧海通于水濱鑿石為之。未就而歿。真元初。韋皋尹成都。完之。覆以十層閣。額曰凌雲寺。

寺門風水

景泰初。勅大興隆寺。不開正門。鳴鐘鼓。并毀寺前第一叢林牌坊。香爐幡竿。從巡撫山西右副都朱鑑之言也。

戒壇興廢

杭州昭慶寺。建於石晉天福元年。宋太平興國元年。始為戒壇。屢燬于火。入憲宗時。